

辛氏遺書

第八冊

章氏遺書卷第九

文史通義外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報黃大俞先生

古香同年來拜到家刻無任感荷奉讀手示獎借逾分
媿不敢當卽日履茲炎暑想長者道心靜攝起居安和
無任遙企承論近人修志每事必標出處以示博洽乃
是類書之體不關史裁此誠破的之論然古人一事必
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
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
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

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爲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爲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

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襍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瞻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椎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畫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宜長者之致疑於近時風尚也此非造次可盡粗陳崖略長者或不以爲謬耶又承尊意欲類選

本朝文集此事極佳然詞章易購古學爲難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及三通四庫前後討論二三十

年而鄉會試程增添詩律於是擷春華者蔚爲詞章慕
秋實者競爲瑣屑考訂其成家者固甚可觀惟古文辭
則甚鮮覩以其無所用也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
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
事提要纂言鉤元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
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
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爲歸爲古文辭而不深於史卽
無由溯源六藝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長者
欲論次其書宜先定爲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輕
例有所專尤宜戒貪割愛至於家藏諸集其已有者乞
賜部目庶所無者可以多方購緝如有所遇必當與同

志者其玉其成也輒因風便順佈區區未罄所懷俟續上不盡

報謝文學

披讀大著具見深功苦心嘉惠後學不尠無任欽佩辱承虛懷下問不免慚悚學誠素非專門凡有筆撰承用文字臨時略有選擇或不致甚乖古法猶未知能免訛舛與否蓋於本源之地未嘗專精殫究故也至於校對字畫行笈亦無其書真是無能爲役媿甚媿甚然盛意不可以虛鄙見所及稍獻芻蕘以備采擇可耳如吳刻四書五經集字於經部旣未完備而次序又以四書居前五經首易次書而後詩禮春秋重文見於前者後不

復錄竊意集字雖訓蒙學然小學爲經術淵源古今文字承用後先亦宜稍知次第自結繩畫象以來由質趨文反復更變其不可知者則亦已矣如以經傳而論則尙書文字最古以允爲誠以亮爲信唐虞文字異於三代而周初之言亦異春秋卽如論語有義字而無理字有斯字而無此字孟子相去無幾而已具其文亦可以知前後語辭緩急詳略之一端矣按大學中庸戰國初年文也論語春秋季年文也孟子戰國末年文也乃冠於三代文辭之上易雖出於羲農經文出於商末而繫傳出於周衰亦豈宜在唐虞之前因後出諸經而沒先出諸經文字亦已徇流忘源況用朱子大學章句之文

夾雜其閒直以宋人文字而滅古經尤爲不可訓矣

如理

字不見於論語猶見於易繫傳可援引也今乃引聞大

朱子大學章句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則大誤矣

聞大

著廣及周官儀禮諸經於義甚善鄙意世傳十三經外如國語可合三傳大戴可合三禮總分十五經傳計字不過六七十萬目力亦不難周至如史漢所引經傳其原本有古於今經文者周秦諸子若管老莊荀墨翟鬼谷申商韓非呂覽其文字古者多出孔孟之前皆宜彙集以爲經傳旁證但一書之中文字不宜重複其別爲一書卽於文下注明又見某書雖至三書五書或十餘部書如俱有者亦俱注之庶使人知三代以前承用文字亦有彼時之今古不同也旣彙諸書同注則編字必

依廣韻部次使人稽檢其注書先後當以尙書爲先官
禮次之詩易春秋四傳大小戴記周秦諸子史漢之書
以次列之訓詁浩繁不可勝載但注書出處必詳篇第
其同文而異音義者則必注同異備人考索是亦有功
於後學也吳刻四書五經集字迴避重文往復檢勘劇
有苦心然實有偏徇去取之弊今仿班馬字類而編韻
爲次則有韻可依不費往復檢勘之勞自然於一書內
不致誤重力省而功倍亦可爲快事矣初學辨字之刻
可謂辨析微茫內有鼓不從皮而從支支兩部者按廣
韻引說文鼓擊從支信矣其鐘鼓之鼓實從皮旁解云
春分之音萬物廓皮甲而出也此或又是一解還祈詳

察至正音之所云平誤上去者如僉膚徂丕胝冥閭髦
之類倣鄉人故讀平聲所云上誤平者如搏靡抒煒去
誤平者如裔粲霤蔽入誤平者如億窰躍乏之類倣鄉
人故讀上去入聲不異官音也至如正譌未舉之平聲
虺字倣鄉誤作去聲上聲稂字誤作平聲去聲娶字誤
作上聲上聲腐字誤作去聲入聲滷字誤作上聲此類
不可勝數皆倣鄉之與官音異者而尊處不訛江浙之
音最爲相比而參差業已如是此則字體可正而字音
難正揚氏所以有方言之纂也然方言具存而彼時所
指謂青徐之言云何江淮之言云何燕趙之言云何今
卽其處而求當日之音茫不可得是知同時而地隔千

里者音不可齊同地而時隔千年音亦不可得而齊也
 前高陽縣知縣武進胡君文英嘗撰吳下方言考雖於
 經訓微覺附會而於蘇常之閒土音實有證明鄙意四
 方文士各以官韻正定一方土諺修方志者必采錄之
 彙集一統志館勒爲成書亦同文之要典也國史采以
 附地理志後人卽爲成規則是每代必有一揚子雲何
 患訓故之難通乎然則尊刻當名揚州方言正譌不可
 概名爲正譌以所正者他處不盡譌而他處有譌此書
 又不盡正一方自爲一方之書以待聞風興起洵斯文
 之幸也爾雅之功深細精密偏旁目治音韻耳治訓詁
 心治音形自當以義理爲歸但此書爲訓詁淵源前人

於此專門名家不可勝數書不盡傳而雜見羣書稱引
故自不乏近日名流尤多攻習於此鄙人所見亦各隨
功力所至自爲淺深未見有彙輯者鄙意欲仿李氏本
草撰爲爾雅綱目一書爲功當不尠也蓋取詁經證傳
辨字審音旁證廣推分別爲類以次經文之下庶幾後
學易於辨析第恐爲之不易或糾一二同志共之畢竟
隋唐以前存書無多亦不致浩博而難罄也此書雖雜
入後世經師解詁然其原自是三代學校師氏保氏流
傳訓國子者其來甚遠雖周公亦不能無因而創造之
卽六典文字皆當如是觀也古人學問文章出於一後
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爲

之後代辭章之家多疏闊於經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不求甚解僅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於經學不專家也然當時如孔賈徐陸諸君有功諸經文卽不少概見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遠音義訓故再失師傳非終身專力於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然能文之士略知大意而不能致精可矣必附韓公之意而輕小學非也專門之家能抉深微而不長於文可矣必抗大言而譏世人爲不識字亦不可爲訓也故生後世而偏有所長宜交相取而不可交譏庶幾有合古人大體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論文上弇山尙書

浦公譜傳荒陋殊甚法度所關實有難措筆處如欲爲伊贈公撰碑而家傳並無贈公名字及高曾三代官階名諱亦奇事也幸於母夫人行述得贈公諱而事與三代竟不可得事迹亦無實據可稱述者今勉強結構謬託簡括惟於銘辭稍事鋪張爲藏掩地也譜則荒謬尤甚題爲族譜而凡例乃云止載本支甚至同縣同祖行輩可稽者一概不入以謂倣蘇氏親盡不及之意其實誤會蘇指而大失情理者也譜序不切作書之指便涉浮泛如依其凡例所言不復成文理矣今附會形似使稍近理其實所稱非其書意特痕迹不甚顯耳未識當

否惟削正之學誠竊以文字一途愛古而不薄今學者不當先有固必至於古人著述雖各從所好孟子不云口味耳聲目色天下相似古人已定之評斷不可以私見求異然頗有舉世交稱翕無異辭而鄙意推求實亦不可得其解者如歐蘇族譜殊非完善而世多奉爲法式康氏武功之志體實蕪雜而世乃稱其高簡其名均可爲幸著矣鄙撰文史通義均有專篇討論妄謂頗中其失容日繕呈博一哂也近見志譜諸家更有慕武功而併失武功之意慕歐蘇譜而併失歐蘇譜意者流弊伊於何底是以文字遇此等處不敢輕爲稱許但稍含混使求文者不致怪詫而已不知閣下尙許可與知言

否也五月十日

與吳胥石簡

仲魚行篋出君家譜文稿數篇讀之一嚮可窺鼎味知君撰著不苟然也然譜學久亡今之譜法與古人所求大同之中當有小異古人之譜不傳學者不知源委而盛稱歐蘇乃震於其名也不知歐蘇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而世競稱之不免於耳食矣足下全譜義例有可舉示者否弟亦將有志纂輯先世遺聞留示子弟也閱尊刻至終篇附弟爲足下致書往復見之赧然曾記前此從兒子家書兩次報書後記鷺庭來札言足下猶有所待而未得見來書今見重問之

書則更惶媿昔先達論文謂生人不當作傳弟向亦嘗云爾今觀古人則殊不然按三國志裴注引梁寬爲趙娥傳皇甫氏采梁傳而悞其句逗梁氏實於趙娥生前爲之李習之傳楊烈婦亦不在楊之身後此可破世人拘墟之見矣足下謂如畫史圖其小影得自觀其形貌比喻極是俟從容當勉圖之然君謂周永清亡自是彼時新故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永清之傳且與乃郎論刻永清遺稿今並錄奉左右當慨念京華舊游也弟以永清晚年貪名驚博一切失其故步故書中勸其孝子慈孫慎所持擇且知其廣親屬記爲吾兄手訂似稍可憑屬其校刻而其令嗣久不見報不知其意將何如也